

# 最後的貴族

—陳怡君老師編寫

作者：章詒和

出版社：牛津大學

出版日期：2004 年

## 一、必讀理由

1. 2004 年國際筆會 自由寫作獎
2. 2004 開卷年度十大好書 中文創作類
3. 2004 博客來年度百大 知性人文類 推薦書
4. 2005 博客來年度百大 網讀戀舊 100
5. 2005 博客來年度百大 編輯推薦 100



## 二、背景搜索

作者章詒和女士，桐城安徽人，父親章伯鈞本為民盟代表，並主持〈光明日報〉之發行，但於 1957 年被劃為「中國第一大右派」，此後家庭環境與與平素交遊便與往昔大不相同。至於作者本人，則於文化大革命期間，因家世背景與政治表現不佳，整整捱過十年的牢獄生活。1979 年被釋之後，調至中國藝術院戲曲研究所，現為戲劇研究員兼博士導師。

以往對於 1975 年反右的歷史描述，多半過於片段、簡單化，然而本書從父親與周遭友人的政治處境，描繪了複雜的人性。藉此我們不再以單黑白、好壞來區分這些曾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足跡的人，事實上，每個人的內心是那樣複雜，有光輝、俠氣；但也有晦暗、衰頹的一面。

本書原名為《往事並不如煙》，兩版本除了字體繁簡（《往》為簡體版）有異之外，《最後的貴族》更詳實地記述了政治敏感內容，使讀者對這段歷史得到了更全面性的認識。

### 三、內容提要

《最後的貴族》一書中，作者以描述父親章伯鈞先生的六位友人為主要內容：

- 一、史良側影
- 二、儲安平先生與父親的合影
- 三、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
- 四、康同璧母女之印象
- 五、聶紺弩晚年片段
- 六、羅隆基素描

除史良於 1957 年參與反右活動之外，其餘多為反右、文化革命下的受害者，他們擁有中國傳統文人的才情：如儲安平善剖析、張伯駒夫婦善書畫、羅隆基善法律、外語；此外，也帶有文人的風骨與俠氣：如康同璧女士接濟作者、羅隆基直言進說、保釋聶紺弩的朱靜芳。這些人物雖亦有自身的侷限，然而在政治的腥風血雨之下，卻又展現出各自的生命情調與風采。

作者於序文中提及，這本書是她對往事的片段回憶，但它卻不是回憶錄。原因在於：報紙社論、文件、政策和決議是「公眾的記憶內容」，但「公眾」並非等於「真實」，所以「歷史不但變得模糊不清，而且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改寫」。為了重現歷史，甚至詮釋生命，作者選擇以類似為人物立傳的形式，紀錄 1957 年前後的生活，並從這些人物中反映出當時的政治氛圍。

### 四、名家推薦

1. 人性的複雜和扭曲，有性格的人狷介和堅持、淡泊和尊嚴、順適和苦忍、寂寞和不屈、風流和才氣。在章詒和的筆下閃爍獨特的色彩。——張靜（《香港經濟日報》）
2. 本書像一部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史，從中可以讀出人性的複雜。以往對一九五七反右歷史的敘述，多有一種簡單化的毛病，好人、壞人，一目了然。但在章詒和的筆下，受迫害的章伯鈞、羅隆基也好，參與迫害的史良也罷，他們的內心是那麼的複雜，有亮點，也有幽暗。——許紀霖
3. 作者寫了大時代中一小群大知識份子的命運，是以晚輩的眼光來寫父母的友人，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也有不那麼有名以至於全不為人所知的人物。作者提供的不是他們的標準像，而是他們的側影、背影，作者同她所寫的人物合影、群影。你可以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個觀點，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獨特的視角、細緻的筆觸、巧妙的剪裁和歷史的沉思所吸引。——龔育之
4. 以親歷的筆觸，講述昨天；用血淚之跡，雕刻遠逝的靈魂，既得史家之魂，又多詩人情致……。作者寫五十年代的時代的知識份子，由諸多片斷入手，組成一個個悲壯的場景，彷彿是一幅壁畫，濃彩重墨間呈現出歷史的真、人生的幻。寫女性，尤有出凡

之色，心態與儀表、行爲與神色，多出神入化之處。此類筆法，惟有大境界者方能接受。——孫郁

## 五、心得感想

若以關鍵詞搜閱中國近八十年的歷史，那麼「國共內戰」、「蔣介石遷台」、「文化大革命」、「大躍進」、「六四天安門事件」大致是幾個榜上有名的熱點。然而對於這些名詞以外的中國，我卻甚少瞭解，總以爲中國即是黨政結合的最佳代表，殊不知在共產之外，另有民主聯盟（民盟）的存在。在共產黨治國之初，民盟儼然成爲人民、知識份子的代言人，這與早期台灣的政治生態十分相近。不過對於掌有政權的任何一黨來說，如何鞏固自身勢力，自是一大課題。或許「自我保護」本是人爲求生存的自然表現，但其手段卻往往怵目驚心，保護也就成了殘害，私我的鬥爭，成了政治上的傾軋。

中國 1957 年開始的「反右」運動，便是這麼一個政治交雜著人性衝突下的歷史。

章詒和女士以父親周遭的六位友人爲描述對象，除了藉由作家自身觀察之外，更透過一段段故事，道盡了人性的冷暖。無論豐美、衰敗，都屬於那個年代的滋味。全書筆調溫雅醇厚，即便是對於參與迫害的史良，也並無言詞上的涼薄；但章女士對事件的詮釋下卻有著直指核心的批判能力，譬如指稱「鳴放」運動的進行，實際上是爲了對付父親章伯鈞與羅隆基兩位民盟代表人物。因此，若是說本書是描述中國 1957 年的「反右」歷史，那麼作家乃爲有意識地藉由人物的撰述來呈現這段歲月。所以在每篇敘述之前，往往對主角生平梗概作一簡單的概述，這一點，便很像史書上的人物傳記。不過史書卻往往未能如實地記錄傳主、呈現歷史，於是在傳記部分，便成了生卒年、頭銜職稱的羅列罷了，至於其中的人物形象便顯得扁平而單調。這樣的歷史，便自然無任何感情與衝突，只是靜靜地沈寂在世人所遺忘的真相之下。

閱畢《最後的貴族》一書後，我常想，究竟作者詮釋的是歷史？還是生命？抑或「藉人寓史」？或許答案是相互重疊的！因爲書中人物雖處生命的低潮，但卻讓我感受到一種文人式精神活動，它不全然超拔，但卻蘊含著各自對人生的態度。而這些態度影響了作爲、也影響了歷史（即便主流歷史未曾顧及）。在這樣人與史的交錯之下，「反右」對作家來說，的確是一種深刻的迫害，然而，誠如章女士對張伯駒先生的評論一樣，這些曾經身處歷史腳下的文人，雖「在時代裡消磨，但卻由時間保存」。

歷史是恆流的，而最足以被保存、被正視的，正是人性，無論它是明是暗。

## 六、佳言錦句

1. 「春色滿園花勝錦，黃鸝只揀好枝啼」中國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和章、儲二人一樣，他們內心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。這種承擔，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，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。（p.42）
2. 「直言者，國之良藥；直言之臣，國之良醫」。所以「言」就是士的存在方式。言

- 諫的特點，就是直言不諱，百折不撓，甚至冒死而諫，極具道義的感召力。(p.57)
3. 儲安平—這個報人、作家，依舊每日放羊、餵羊，每月到九三領一份工資，參加學習，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。他有頭腦，但社會不要他思考；他有精力，但國家不要他出力；他有才能，但政權不要他施展。父親激憤無比：「對我們的處分，哪裡是戴上一頂帽子？我們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：」一九六六年的夏季，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，面臨的是毀滅。(p.86)
  4. 追求精神孤潔的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選擇極端決絕的方式告別人世，都是爲了「義無再辱」。諍言直腹的儲安平也是這樣的。他用死維持著一種精神於不墜，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。(p.92)
  5. 中國文化很有一部份，是由統治階層裡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。張伯駒就在玩古董字畫中，玩出了大名堂，有了大貢獻。(p.116)
  6. 張伯駒擺擺手，打斷父親的話頭：「……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，因爲你以政治爲業；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樣要緊，我是個散淡之人，生活就是琴棋書畫。共產黨用我，我是這樣。共產黨不用我，我也是這樣。」那時，到我家作客的，已多爲同類。……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、淡然和超然的。……跌倒了的張伯駒。怎麼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，所以張伯駒不必「爬起來」，而我父親，羅隆基，黃琪翔，就要「爬起來」，他們自己也很想「爬起來」。(p.128)
  7. 與康同璧母女幾年的交往，使我認識到貴族紳士和物質金錢的雙重關係。一方面，他（她）們身居於上層社會，必須手中有錢，以維持高貴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但凡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，又都看不起錢，並不把物質的東西看得很重。(p.185)
  8. 會晤中，作爲陪客的康同璧，穿得最講究。黑緞暗團花的旗袍，領口和袖口鑲有極爲漂亮的兩道條子。條子上，繡的是花鳥蜂蝶圖案。那精細繡工所描繪的蝶舞花叢，把生命的旺盛與春天的活潑都從袖口、領邊流瀉出來。……我上下打量老人這身近乎是藝術品的服裝，自己忽然奇怪起來：中國人爲什麼以美麗的繡紋所表現的動人題材，偏偏都要裝飾在容易破損和撕裂的地方？這簡直就和中國文人的命一模一樣。(p.204)
  9.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現實，聶紺弩看清了現實。……我能想像出聶紺弩說這話的神情——笑咪咪的，帶著一點調侃。這譏諷的神情和輕描淡寫式的語氣，使我透過文學帷幕感受到他對現實的基本態度——一個服從社會背後掩蓋著的不服從。正是這樣一個「不服從」的靈魂，讓聶紺弩在一個要求「向前看」的場合發出「向後看」的呼籲，在和諧的樂章裡彈奏出非和諧的音符來。(p.281)

## 七、延伸閱讀

-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一陣風，留下了千古絕唱   | 香港／牛津大學出版社／2005                |
| 2. 伶人往事：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| 台北市／時報文化／2006                  |
| 3. 雲山幾盤 江流幾灣     | 台北市／時報文化／2007                  |
| 4. 五十年無祭而祭       | 香港／星克爾出版公司出版／<br>田園書屋發行代理／2007 |